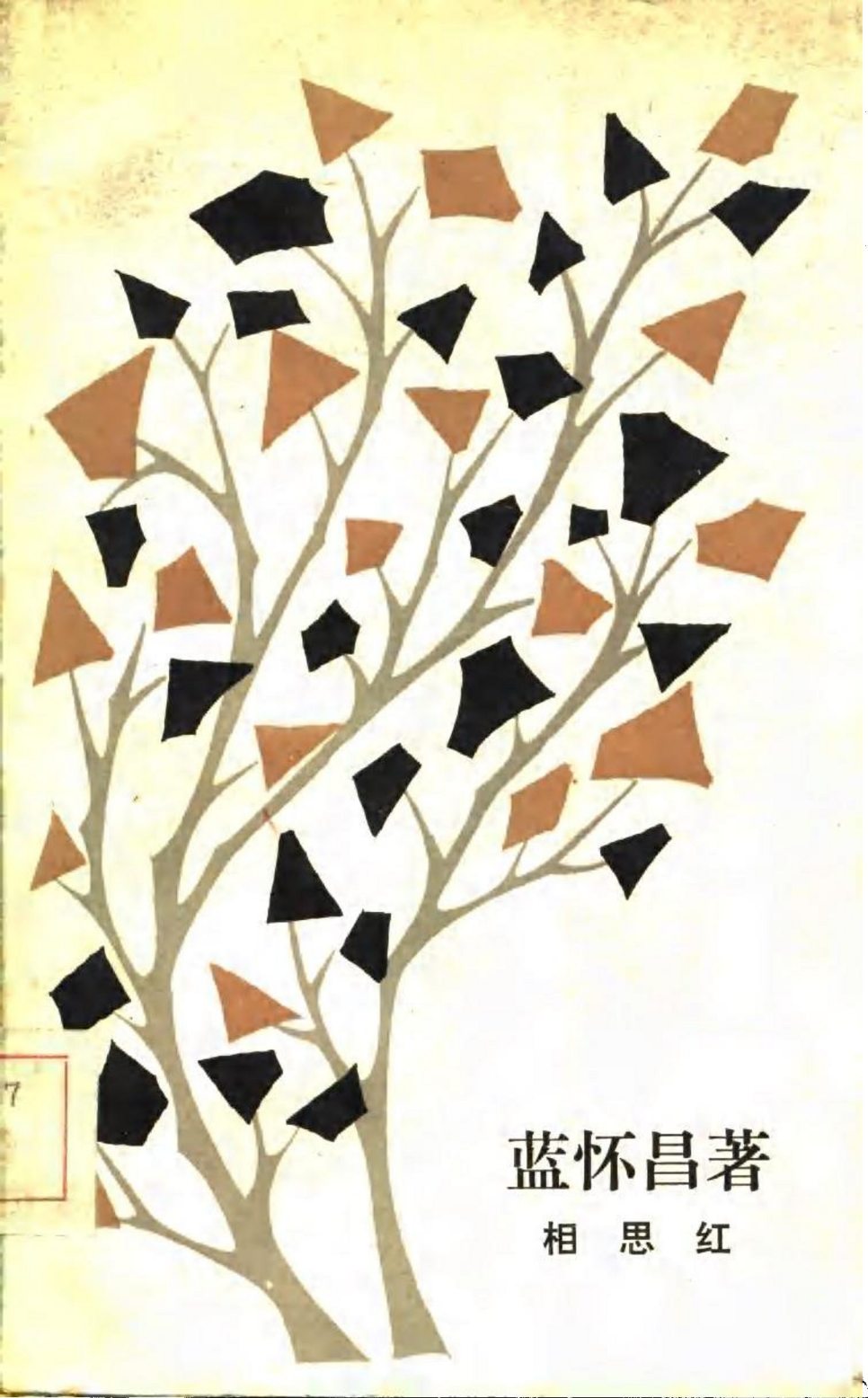




蓝怀昌著

相思红

·花山文库·

相思红

蓝怀昌 著

广西民族出版社

集某些古老的传说。对民族内在的心理状态，民族特性的素质——典型环境的典型性格，以及其生活风情的细节……都未能做到恰如其分地公之于世。这，不能说不是我们在文学创作上多年来的遗憾。

所幸的是，这遗憾，如今终于有了蓝怀昌同志的《相思红》，作为初步的弥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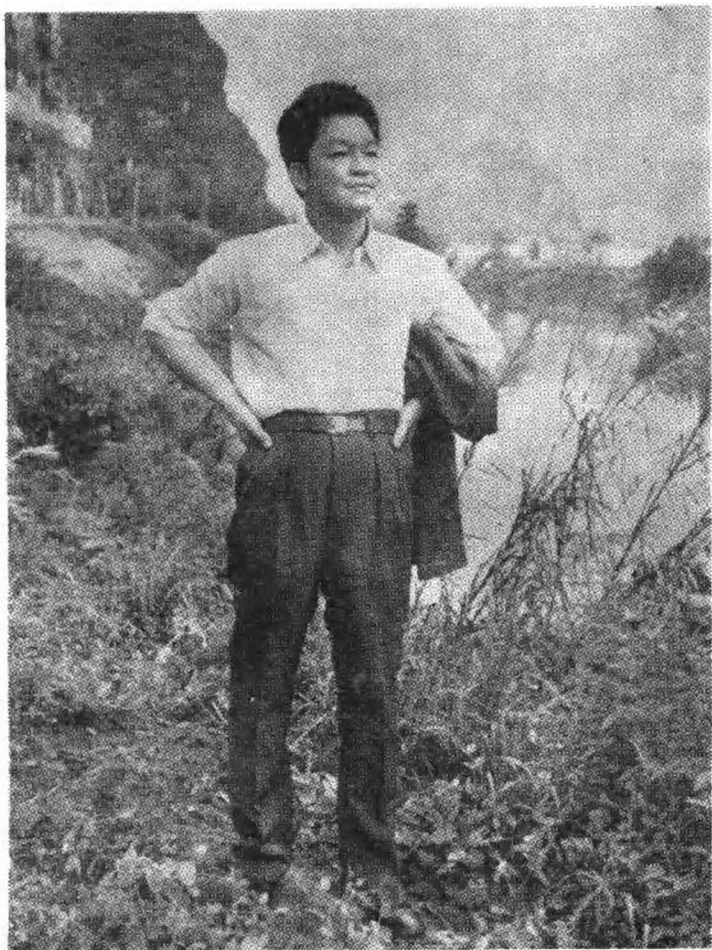
怀昌同志是一位在新社会培育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瑶族青年作家。对本民族生活，自有其天然的体会：这里的一草一木，对他是瞭如指掌的；这里的人情世态，对他是那样熟悉而亲近。当他描绘所熟悉而热爱的山山水水，用不着过多粉饰，自然会散发出土地的馨香；当他歌唱那可敬的男男女女，不须去矫揉造作，而人物的憨厚、朴实的性情，娟秀、健美的体态，自会跃然纸上；听他那幽默、诙谐的趣谈，那隽永、生动的谚语，莫不使人增长着知识，获得生活的启示。

怀昌同志本着民族的坚毅不懈的追求事业的精神，刻苦用功，终于拿出初步成果，贡献于文坛，一如专心致志的园丁，善于其事，终将大瑶山的相思红，成功地移植于百花园，让人们得到悦目的观赏。

当然，新植的幼苗，难免稚嫩、弱小，然而，应当相信，擎天乔木，遍地的香花，都是从幼苗长成的！

陆 地

一九八四年六月端午



蓝怀昌近照

为《相思红》说几句话

瑶族人民生活，在人们的观念中是丰富多采的。由于保持坚毅、勤劳的民族优良传统，虽经久远的历史长河的淘洗，而民族的独特风貌，却能屹立不倒，于中华各民族大家庭增添一分光采，无疑是值得重视的。

在广西，瑶族弟兄的居住，除了大瑶山比较集中之外，其它某些边地山区，或多或少也还住有：过山、白裤、蓝靛……等等，因生活方式或因服饰打扮而得名的各种瑶族同胞。与越南接壤的十万大山的余脉是我县的分界，那里就住有瑶族人家，说来我们是近邻。但我幼年，仅知冬菇（香信）、蜜糖、草药是山里瑶人的特产，那山里到底是怎样？对我一直是个谜。三十年代，听说上海某家电影公司曾来拍摄过《瑶山艳史》；又说有一年，曾发生一场规模不小的瑶民起义，震撼到桂系军阀统治，逼迫统治当局与之媾和，让一位官员作为瑶王附马。总之，她在我幼年心中是染着传奇、神秘的色彩的。

等到我亲眼看见瑶族同胞的时候，已经是1938年初了。当时乘公路车去省会——桂林，经修仁县城（今鹿寨中度公社），正逢乡民趁圩赶闹子，在车窗看到一些服饰特异的妇女：有的脑袋盘缠一大捆头巾，有的戴着尖顶的用竹叶编成的笠帽，都穿的蓝靛布青裙，襟袖和裙裤，绱着斑斓的花边。这才算是见到活生生的瑶人了。可这些，是属于哪一种

瑶民呢？蓝靛瑶还是茶山瑶？她们的生活天地又是怎个景况啊？脑子里这些？号，总也未能拉直成为！号。

1963年动手写起《瀑布》，其中有些章节是要反映瑶山风情和人物面貌的。不得已而借助于典籍文献，从第二手资料去找参考。这里头，从《盘王歌》懂得这民族一直是以她曾有那样悠久的祖先的英雄业绩而自豪的啊；从典籍记载，知道瑶王、山主对待瑶民的原始奴役而制定的山规乡约；从歌谣、舞蹈懂得民间的风俗人情。但都只限于理性的抽象的概念，瑶族弟兄生龙活虎的实际生活情景，仍然是隔膜的，缺乏感性的、生动的形象。后来又过了好多年，才有机会访问大瑶山。和诗人、画家们一道，到瑶寨，跟瑶族父老兄弟谈叙桑麻，诗人记录歌谣、故事传说，画家描绘木楼、梯田、人物肖像；进原始森林，那给人的印象更不一般：那里，在遮天蔽日的群落中间，我们看到长出香菇、木耳的，有合抱粗大的名贵乔木，被放倒山边路旁，看到四方形的特种竹林，看到熏衣的香草，看到可供生津解渴的甜茶树；最有趣的还是，每年秋末冬初，从海滨飞来的成千上万的一种小如麻雀的候鸟，人们掌握到它们的生活的习性——寻水解渴，而将长长的南竹破成两半，接成长长的水管，从泉边引流，绕过山腰，一段一段装置木盆，水注入木盆，盆边抹上树胶，等待鸟来就盆喝水，爪子粘上树胶，有翼也难飞了，只好等待受捉。这种名叫“鸟盆”的狩猎办法，一年只花个来月工夫，可捕获几百上千只。鸟捉得来，经过处理，加佐料，装进坛罐。压盖泥封，窖藏几个月甚至两年后，开盖取出便是“鸟酢”的名菜，作为招待嘉宾贵戚的佳肴。……

诚然，瑶族自有她奇异而美妙的天地。可惜，以往对这一世界的介绍，其作者是一些外来的游客、学者，并非土生土长的自家子弟，对这一特定的生活现实，了解得不深也不全，都只不过走马看花、浮光掠影地猎奇某些片面现象，搜

目次

为《相思红》说几句话·····	陆地 (1)
钓蜂人·····	(1)
画眉笼里的格鲁花·····	(12)
哦，古老的巴地寨·····	(24)
格鲁花枝上的小米鸟·····	(65)
双喜临门·····	(76)
寄马·····	(89)
紫竹林里的琵琶声·····	(102)

画眉鸟叫了.....	(116)
践约.....	(120)
娱乐节的烦恼.....	(123)
竹报平安.....	(134)
静悄悄的夏夜.....	(149)
鸿沟.....	(154)
达努节之夜的婚礼.....	(169)
相思红.....	(181)
将军泪.....	(217)
密密的甘蔗林.....	(278)
后记.....	(294)

钓 蜂 人

一

一夜秋风，坡上的枫叶红了。

遥远的巴地寨 又是“ 片秋香 世界，几层凉雨苍山”。风，把满山青翠的茶果染成暗红、紫红。

清早，木楼檐下的画眉鸟，正叫得欢：“去、去、去，快快上山去！”

去哪里呢？画眉鸟！娃仔去学校，姑娘媳妇去染布，小伙子去围猎、套鸟。按照黎金保的理解，眼下正值 钓 蜂 季节，该是上山去钓七里蜂了。他和儿子阿木，都是巴地寨有名的钓蜂人。此刻，他站在木楼前的竹晒台上，直挺挺地遥望着远方，望着那莽莽的群蜂，融融的秋色。

这一带瑶家人钓七里蜂，已经有五六百年的历史。县志有过记载：“七里蜂，又名黑蜂，俗名地噜。山民捕之，称为

钓，蜂蛹味美，堪称佳肴。”有人一旦发现七里蜂，拚死拚活也要追上。宁可丢下热恋中的情人，热乎中的妻子。哈，这话说来，太有点那个了吧？其实，一点也不那个。艳阳九月，七里蜂飞到茶果上，嬉戏、觅食，入迷了，你只要用食指和拇指悄悄地把它的腰夹住，然后找一只小蚂蚱，喂进它的嘴巴，让它衔着不动。再在它的腰上拴一根白线，线的另一端系两根长条沙纸，手指一松，它便飞走。这时你则紧紧地追着它，看它降落何处，那里便是蜂的窝，你便可以挖。窝里，有三至四盘蜂蛹，白净净，嫩鲜鲜，用茶油一炒，妙不可言。山里人获得一窝七里蜂，全寨的长者都聚拢来，又是羡慕，又是庆贺，比过半年节还热闹，比套得五只山鸡还宝贵。可是，眼下钓蜂人黎金保不能去钓蜂，心里怪痒痒的难受。前些日子，他妻子病了，病得还不轻，正好方县长到寨子里来检查落实十二大精神情况，便用小车把金保的妻子送到县城去医治。送走妻子，家里还有一群象楼梯阶一样高低的孩子，还有一圈羊、一栏猪，他一步也不能离开家门，只好眼巴巴地望着七里蜂从他头上飞走。他一辈子也不会忘记，那天早上，方县长坐车到他木楼前，亲自扶他妻子上的“车仔”，巴地寨的男女老幼，象打铜鼓一样，从四面八方的木楼里涌来，饱饱眼福，看看新鲜：“唉，巴地寨再不是山高皇帝远罗。”

“秃尾鸟安上凤凰翅，算她有福。”

“汉族大哥，共产党县长好哩……”

议论的人，有的赞扬，有的还带几分嫉妒：“这女人有什么能耐？居然坐上了车仔！”

这话说的也是，黎金保承认：妻子是没有什么能耐，一个普普通通的山里妇人，今天能跟堂堂的县长坐上“车仔”上县城治病，这在巴地寨还是开天辟地头一回。

黎金保想起这一切，心里热乎乎，暖融融。眼前这白云

紫雾，也掩不住他那欢愉的神韵。少钓几窝七里蜂，又有什么呢？他那古铜色的脸上，无数根笑纹，展现得沟沟渠渠，仿佛全是溢彩流霞，充满人生中少有的自豪与幸福。

日头象团火，从那茫茫的雾海里升腾起来，秋河曙耿耿，寒渚云苍苍。幽谷中的云、雾、烟，象一匹偌大的轻纱，悠悠然地飘过凤尾竹梢，茶山树间，极温柔，极宁静。一只岩鹰从那峭壁上箭也似地插入山谷，自由自在地翱翔。然后，敛起双翅，兀立在一块巨大的岩石上。岩下，弯弯曲曲的盘山公路，象是谁从绝顶抛下一条彩带。彩带上，有一团移动着的黑影，时隐时现，似飞似停，时而盘上茫茫云顶，时而沉入幽幽深谷。须臾间，黎金保才惊呼一声：“啊！车仔仔。”

这时，小车已经在他木楼前“吱”地一声，停了下来。

黎金保心里刹地闪亮，方县长又坐着车把妻子送来了。他急忙走进木楼端着满满一碗小米酒，噔噔噔走下楼梯，只见妻子走下车来。那瘦弱的身躯挺得直直的，清秀的脸上，泛着红晕。黎金保走到小车边，探头往车里望，司机明白了，微笑着说：“方县长到都卡寨就下车了，那里有件急事要解决，不能亲自送大嫂子到家，过两天再来看看你和大嫂子。”

黎金保茫然地望着小车，那碗酒在手里晃荡，感动的泪珠，重重地落到酒碗里。

二

枫叶瑟瑟，日影悠悠。妻子归来，黎金保那走路脚步也变得轻快起来。他叫大儿子阿木一声：“多最，杀鸡！给你妈补补身子。”

儿子“嗯”了一声，匆匆走下楼梯，在鸡窝上抓两把玉

米撒到菜园边，鸡围过来叮米，他猫着腰猛扑过去，抓住那只又肥又嫩的“花斑头”。

黎金保已经磨好菜刀，桌子上摆一个黄瓷碗，碗里放了泉水和盐。儿子咚咚咚地走上楼来。黎金保接过鸡，抓住两只翅膀，“花斑头”挣扎着，叫唤着。妻子从里屋走出来，“孩子他爸，这鸡留着。”

“哈哈，不逢喜事，吉祥的云不会停留在楼顶；心中欢乐，我才唱起酒歌。今天剖鸡，一是给你补身子，二是庆贺。”

“孩子他爸！”妻子摇晃着头，“没有春风，楼前的桃树枯了怎么会开花；没有方县长和汉族医师，我就再听不到巴地寨的画眉叫声了，把鸡留给他们吧。”

“啊！”黎金保猛一震，“花要报答春风情，树要致谢泉水恩，可我们还有八九只呐。”

“两个八九只也不多。聪明的画眉不用教就会啼，你还用我说吗？”妻子深沉地望丈夫一眼，从木楼门上取下那把绑着白纸的木头刀，轻轻抚摸着。

木头刀戳心窝，不流血也疼。黎金保明白妻子的心意了。这还用得着妻子再说下去吗？自从女人病一年来，他按照巴地寨老辈人的劝说，请过多少个魔公来“赶鬼”呢？偷偷烧香，暗暗许愿，香杆积起来也有一篮，神仙祖宗念了几千遍。魔公来“赶鬼”，就得杀一只肥美的瑶山鸡，用血点洒在木楼角、木头刀上，然后把木头刀插在门上。末了，再编一个竹笼，将一只鸡放进竹笼里，竹笼里头置一只糯米三角粽子，挂在路边的石墙上。等到竹笼里的鸡把三角粽子吃完了，鸡就死了，让虫来咬鸡的毛，让乌鸦来啄鸡的肉。魔公说：病魔从此跟虫飞去，“恶鬼”随乌鸦离开。谁晓得呢，魔公一个跟一个的脚印来，把一只只煮熟的瑶山鸡包去；竹笼一只一只地挂在路边，鸡一只一只地死了。妻子的病却一天一天地重起来，险些断送了性命。要不是方县长发

现得早，若没有汉族兄弟医师给治疗，妻子的病能这么快就好起来吗？有恩不报不是瑶家人。黎金保想到这里，把菜刀放下，羞愧地问：“什么时候把鸡送去？”

妻子将那把木头刀丢进火塘里，“方县长还会来的，他说来看望我们。”黎金保松了手，“花斑头”拍打着翅膀，扑棱棱地朝菜园边飞去。他提起画眉笼，叫唤儿子一声，“跟我上山钓七里蜂，那蜂蛹也是补身子的。”

阿木二话不说，跟在父亲身后，向茶林走去。

三

午后的太阳，晒得坡上暖烘烘的。黎金保将画眉笼挂在茶树枝上，然后坐在一棵茶树下，背靠着树干，两眼搜寻着七里蜂的行踪。

瑶家出门三件宝，鸟枪、酒壶、画眉鸟。黎金保自得其乐地捧起酒壶来。阳光透过叶缝，照在他那古铜色的脸上，油光闪亮。暖风吹得他心头好惬意。趁着喝酒的当儿，抬头望天，天明朗朗，没有一丝云彩，他咕咚咕咚地喝了几口酒，突然，眼一亮，指了指茶树枝上说：“喏，来了！”

阿木一看，象只猴子那样敏捷，立即躬着腰，顺着父亲指点的方向走去。哦，一只又长又粗的七里蜂，正咬着一粒茶果。黎金保用粗粗的手背搓揉发胀的眼睛，阿木已经用拇指和食指将蜂抓住了。“爸。还是蜂王呢！”阿木乐得手舞足蹈。

“小心它蜇了你。”黎金保喜孜孜地说，从锦袋里掏出白车线，扯下一节，拴住七里蜂的腰，又从衣兜里取出两条沙纸小片，系在白车线一端。末了，阿木将牛角筒里的蚂蚱拿出来，塞进七里蜂的嘴巴。阿木手拇指一松，七里蜂衔着蚂蚱，拖着一条长长的“白尾巴”飞走了。父子俩则拼命地跟在蜂后面追着。

七里蜂飞飞停停，停停飞飞，翻过土坡，越过浅涧。父子俩时而紧追不放，时而双手遮阳了望。追过竹岭时，黎金保已经喘着粗气，远远落在儿子后面了。咦，岁月不饶人啦，老罗。十几年前，他还跟山羊赛跑，追野猪过几座山。那次，方县长昏迷不醒的时候，他背着他一口气跑了三十多里山路，大气不喘一口。现在，他只好站在高高的山头，两手遮阳遥望，眼看儿子紧追那条“白尾巴”，向山谷里跑去。

十六七岁象只兔，二十三四赛只虎。阿木正是到了赛虎年龄。黎金保望着儿子的身影，踏着云，踩着雾，飞出山谷，跳过溪水，和七里蜂一道落在矮茅坡上。他心里踏实了，咧着嘴笑。自从进了钓蜂季节以来，他和儿子将第一次钓得蜂。他仿佛听到巴地寨长者们的啧啧声、欢笑声、妻子那深沉的话声。他那双象小船一样的胶轮底草鞋，嚓嚓嚓地踏过草地、小路，似乎也带有几分欢快。他盘算着，这窝蜂，准有四盘蜂蛹。“九月重阳过，蜂仔肥糯糯”。一盘送给父老乡亲们尝尝鲜，一盘留给妻子补养身子，还有两盘，他要炒起来，等方县长来了一起欢饮一餐。床头那坛糯米陈酒，已经封了一年多了。方县长来，每次都说“工作忙”。象他这样的人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有那一天不忙呢？这回呀，再忙，也得给他醉卧天把，歇歇脚。

黎金保来到了矮茅草坡。远远就看见儿子一边刨土，一边烧火，将烟灌进地层下的蜂窝里。青烟袅袅，火焰灼灼。儿子心切，把那野草、山花、新土挥撒得满地都是，那烟也熏得两眼直流泪。

黎金保来了，走到孩子身边，他那古铜色的脸，“刷”地变紫、变青，脸上的肌肉也在抽搐，先前那喜愉、那欢快、那盘算，顿时化成一片黑云笼罩在脸上，凝聚在心头，大大的眼睛，失去了那动人的神韵。接着，他便象狮子一样怒吼着“不能挖！”

儿子惊愣了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。他十一岁就跟父亲上

山钓蜂，从来没有见父亲这么难看的脸色。他抓住那条“白尾巴”在父亲面前晃了晃，“没错，蜂窝就在这里。”

父亲有点惊惶失措，颤巍巍的双手，从地上抓起一束被刨开的格鲁花，“把……土、花、草给培上！”这声音十分严厉、庄重。

“哈卜，这是为什么？”儿子惊愕地问。

“你快把土培上！把扯出来的花栽上！”黎金保扫了儿子一眼，又补充道：“孩子，这蜂窝边上，这花丛中，躺着一位瑶家可敬的人呐！”

“啊！花丛下是坟？谁的坟？”

黎金保用粗手背搓揉了湿润的双眼，“刘……刘大姐，方县长的爱人！”说着，他抬起头，望着高耸入云的群蜂，在灰蒙蒙的绝顶与天幕之间，浮着绚烂的云朵，夕阳挂在蜂顶上，发射出金黄的光焰，满天的晚霞，把人带进又一个难忘的年代……

四

一年一度的半年节到了，今年和往年多么不一样呀！雾缠着山峰不愿离去。天边，乌云象一群怪兽，张牙舞爪，蜂拥而来。阵阵闪电，撼树狂风，长啸怒吼。巴地寨人呐，在那快步跨入“天堂”的早晨，好多人手脚浮肿得象大楠竹那么粗。饥饿、疾病，把这么多的山里人推倒了。入夜，盘王庙里，传来那些撕人心肺的念词：

鸣儿哟喂——

今年年景不好哩，

今岁岁月不旺哩，

死神要把你先祖抢到九泉，

恶鬼欲将你双亲拖上天，

他们丢下肥美的田园山林，
他们留下高大的杠木楼房，
人去了，我们夺不回他的性命；
鸟飞了，我们收不拢它的翅膀；
记住吧，记住他们一生勤劳，
记住吧，记住他们一世善良……

夜，死一般寂静。古老的盘山路上，飞着两只流萤，那萤火闪闪发亮，带着生气、带着希望，闯进黎金保的木楼房。黎金保看清了，“啊，方县长，刘医师，你们可是从天上掉下来？”

“不！金保同志，是党派我们来。在这艰苦岁月，党在我们心坎上。”

一席话，把黎金保的五脏六腑都说得热乎乎的。方县长从背上放下一袋白糖，一箱药，让金保把糖分给重病中的父老兄弟们。然后他和妻子刘倩医师挨门挨户地给病人诊病和慰问。

半个月时光，方县长又设法把运进山来的一批粮食，分给山里各寨断粮户。刘倩医师日夜诊治，抢救了山里兄弟姐妹。寂寞的山寨，又响起深沉的喇叭声，欢乐的铜鼓声，粗犷的牛角声。那天早上，巴地寨人流着感激的热泪，依依不舍地送方县长和刘医师离开山寨。金保妻手捧一束格鲁花，送给刘医师：“山外飞来的金凤凰哩，在我们的木楼停过翅膀；共产党派来的亲人哩，给瑶家人带来欢乐和安康。云彩伴我们起舞吧，请亲人收下如意吉祥。”

刘医师和方县长接下格鲁花，和乡亲们告别。天晓得呢，这一别，却再也见不到刘医师了。他们出了山寨，半路遇上了山洪暴发，刘医师被滚滚浊水冲走了，和巴地寨人永别了……

巴地寨人找到了方县长，金保把方县长背到公社医院抢

救。第二天，方县长将妻子安葬在这高高的瑶山上。就在刘医师躺下的地方，山里人年年在清明时节，都在坟前坟后栽上格鲁花。见到花，山里人就象看到一位可敬的汉族大姐……

“喂，十几年罗！”黎金保说着，将儿子带到一块石碑面前，“刘大姐葬在瑶山后，山寨人刻下这块碑，铭记汉族大姐恩，不忘共产党深情。坟前坟后、坟左坟右一丈之内，不准挖土，不准摘花，不准割草。你看，这窝蜂，就在坟前两尺远哪！”

阿木听着，眼睛也湿润了。

父子俩在刘倩坟前双膝跪下，“请饶恕我们吧，错砍了的树，只待来年根再发芽；孩儿犯了罪，就等以后补功……”末了，两人一起动手，把拔出来的格鲁花重新栽上，直到明月从东边天际缓缓升起，父子俩才带着沉痛的心情，离开矮茅草坡。

五

秋夜，山风带着浓重的寒意，吹得茶果哗剥落地。夜间围猪的人出寨了，木楼里静悄悄的。阿木吃过晚饭，就背着粉枪，叫唤猎狗跟伙伴们进山去。黎金保和妻子围坐火塘边，在侃侃而谈。

“孩子他妈，你说方县长真的还会来吗？”黎金保把手中的旱烟锅敲得嗒嗒响。

“丢下水的石头不会浮起，说出口的话不能捡回，方县长说过，他准会来的。”妻子不加思索地说。她的回答，黎金保很满足。如果孩子围猎归来，得上个把猎物，他要亲自去找方县长。现在，柿子成熟了，果子狸在夜间常到柿子树上偷吃果，得一只果子狸，也不错，就看这孩子心水灵不灵，方县长好久没有和他碰杯了。想到方县长，想到白天钓蜂发生的事，黎金保有些不安。旱烟叶再抽下去，已经没有味了。他